



如果我的心
是一朵莲花

林徽因时代的追忆

岳南
著

《南渡北归》先声之作
真实再现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

中华书局

如果我的心
是一朵莲花

林徽因时代的追忆

岳南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时代的追忆/岳南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2.7
ISBN 978-7-101-08665-2

I. 如… II. 岳… III. ①林徽因(1904~1955) - 生平事迹②梁思成(1901~1972) - 生平事迹 IV. 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9218号

书 名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林徽因时代的追忆
著 者 岳 南
责任编辑 娄建勇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年7月北京第1版
201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毫米 1/16
印张21½ 插页2 字数31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8665-2
定 价 36.00元

莲 灯

林徽因

如果我的心是一朵莲花，
正中擎出一支点亮的蜡，
荧荧虽则单是那一剪光，
我也要它骄傲的捧出辉煌。

不怕它只是我个人的莲灯，
照不见前后崎岖的人生——
浮沉它依附着人海的浪涛，
明暗自成了它内心的秘奥。

单是那光一闪花一朵——
像一叶轻舸驶出了江河——
宛转它漂随命运的波涌
等候那阵阵风向远处推送。

算做一次过客在宇宙里，
认识这玲珑的生，从容的死，
这飘忽的途程也就是个——
也就是个美丽美丽的梦。

廿一年七月半，香山。

目 录

第一章 乱世惊梦

- | | |
|----------|----|
| 五台山的神奇之旅 | 1 |
| 凄风苦雨别北平 | 12 |
| 李济的梁家缘 | 17 |

第二章 往事何堪哀

- | | |
|------------|----|
| 清华四大导师 | 23 |
| 开田野考古先河的李济 | 27 |
| 风声灯影里的梁家父子 | 30 |
| 八方风雨会羊城 | 36 |
| 梁思永踏上殷墟 | 42 |

第三章 流亡西南

- | | |
|------------|----|
| 长沙的救亡合唱 | 51 |
| 千里奔徙到昆明 | 60 |
| 跑警报的日子 | 67 |
| 死神过往中的短暂沉寂 | 70 |

第四章 雾中的印痕

- | | |
|--------------|-----|
| 滇川道上的流亡客 | 77 |
| 梅贻琦来到梁家 | 88 |
| 徐志摩叫板梁启超 | 97 |
| 梁思成、林徽因的人生抉择 | 105 |

第五章 林徽因的情感世界

- | | |
|------------|-----|
| 冰心小说中的太太客厅 | 115 |
|------------|-----|

林徽因与冰心是朋友还是仇敌	122
徐志摩之死	129

第六章 往事俱没烟尘中

梁从诫:徐、林之间没有爱情	137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	142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	157

第七章 回首长安远

鸿雁在云鱼在水	167
林徽因床头上的飞机残片	171
苦难中的浅吟低唱	179
遂把他乡当故乡	186

第八章 落花风雨更伤春

梁思永的生命旅程	195
傅斯年对冰心的微词	202
血性男儿柔情女	212

第九章 岁月如歌

川康古迹考察团	221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230
一代名媛沈性仁	236
梁家的烤鸭	242
傅斯年与陶孟和之争	246

第十章 胜利前后

京都、奈良的恩人	253
狂欢的节日	260
颁布还都令	268

血色黄昏 272

第十一章 离愁正引千丝乱

归骨于田横之岛 287

群星陨落 295

梁思永之死 301

飞去的蝴蝶 308

最后的大师 320

主要参考书目

新版后记

第一章 乱世惊梦

五台山的神奇之旅

1937年6月下旬，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人员的名义，踏上了赴山西考察的旅途。

这是他们从事中国古建筑考察以来，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山西之行。梁、林夫妇在古建筑考察领域的成就，有相当一部分应归于山西的古建筑实物。也正是这次意义非凡的旅行，迎来了他们考察生涯中最为辉煌的巅峰时期。

此前，作为受过中西文化教育与专业学术训练，且成名甚早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在对建筑学领域的绝世之作《营造法式》的研究过程中，认识到框架式木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形式，而大唐时代作为中国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建筑风格不但具有自身独到的特色，并负载着中华民族建筑文化血脉起承转合的关键性使命，如能亲眼目睹唐代的建筑遗存，是任何一个研究古建筑的学者都心驰神往、梦寐以求的。以现代人的眼光推算，当下的岁月距离辉煌的大唐显然不是“白发宫娥说明皇”可以比拟的了，大唐在人们心中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从整个历史的大框架来看，这段历程又算不上太久，其间虽经历了几个朝代的更换和无数次战火兵燹，但按照事物的正常发展消亡规律，应该仍有少许的木框架建筑存于中国大地的某个角落，发现它们的踪迹甚或一两件完整的实物并非绝无可能。于是，寻找一座存留于人间的唐代木框架建筑，就成为这对年轻夫妇久悬于心的最为辉煌的一个梦。

从1932年开始，服务于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氏夫妇和莫宗江、刘致平等



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

同事，几乎考察了华北和中原所有可能遗存古建筑的地区，获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但年代最古老的建筑只是辽、宋时代的蓟县独乐寺与应县木塔^①，唐代建筑的踪影始终没有显现，这不免令他们感到些许遗憾和淡淡的怅惘。难道偌大个中国就没有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物遗存于世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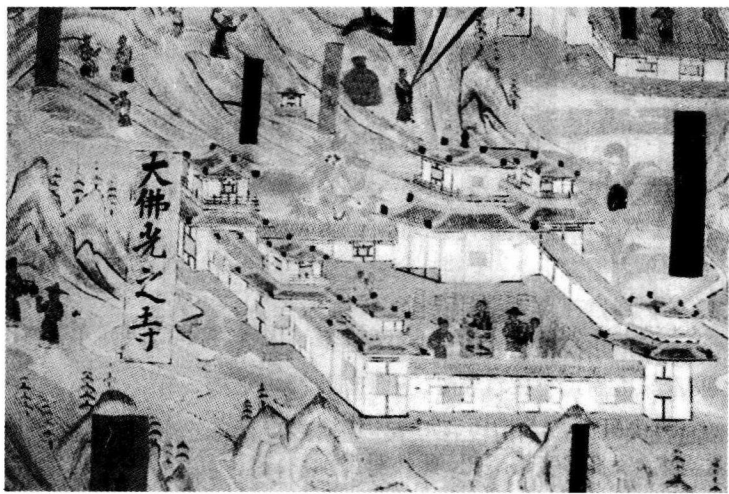
就在他们怀揣着梦想与疑问，风餐露宿，四处奔波，所得结果又迟迟冲不破辽、宋这段狭窄的历史隧道时，有几位号称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日本学者不无得意地放言道：在中国已不可能找到唐代的木构遗存了，要想看唐制木构建筑，只有到大日本帝国的奈良或京都去开开眼界，那里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完美的唐代作品^②。这个狂妄的臆断竟得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许多古建筑学权威的认可，大唐王朝近三百年的辉煌功业，在它兴盛发达的本土上，似乎真的是随风飘逝，一点荧光也不复存在了。

然而，正一步一个脚印在北国大地上行走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依然坚守着积聚在心中那个诱人的陈年旧梦，丝毫未放弃追寻唐代木构建筑的信念。此时，这对年轻的建筑学家，凭着经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理性思索以及实际考察所具有的直觉，坚定地认为在中国这块博大凝重的土地上，一定还有唐代的木构建筑在某个不被人重视的角落，默默地守望着故土，孤独而寂寞地屹立在山野草丛之中，静静地观望着云起云落、世事沧桑。

只是要证实这个存在，尚需要时间、智慧、勇气，外加一点运气而已。

正当梁、林夫妇怀着如此执著的念头，连同对日人之说不服气的双重心理，为实现心中的梦想踏破铁鞋，处心积虑地反复揣度研讨而不得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们从“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望见了藏在深山人未识的桃花源。山门洞开处，梁、林夫妇眼前亮起了一道耀眼的希望之光。命运之神悄然降临了。

这束光亮源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中国西部考察后，所著的《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un-houang*）一书，伯希和在书中披露了敦煌莫高窟第六十一号洞窟中的两幅唐代壁画。这两幅壁画不仅描绘了中国北方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还指出了每座庙宇的名字，其中一处名为佛光寺的古代庙宇尤为引人注目。梁思成、林徽因在对这两幅壁画做了精心研究后，突然迸发出灵感的火花，神情为之大振，当即发出“天不欺我，佛祖佑我”之慨叹。按照这道光亮的指引，他们很快于北平图书馆查阅了《清凉山（五台山）志》和《佛祖统纪》等相关志书，从这些珍贵的史料中找到了有关佛光寺的记载。据史料披露，佛光寺是五百里清凉山脉颇负盛名的大寺之一，首建于北魏时期，唐武宗灭佛之时，佛光寺被毁，十二年后，随着李唐王朝对佛教政策的改变，逃亡在外的该寺僧人



五台山佛光寺图（局部）

愿诚法师卷土重来，再度募资重建，并恢复了原有的规模，从此该寺作为五台山最具影响的大寺之一，伴着绵延不绝的香火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假如这座佛寺尚存，当是一处意义和价值都极其重要和非凡的唐代木构建筑。根据以往野外调查的经验，梁思成、林徽因认为，越是号称“名胜”的地方，古建筑越易遭到毁坏，或经战火兵燹，或经三番五次毁坏、重修、再毁坏、再复建的大动荡、大折腾，待几个回合下来，原物很难保存，有的只是越来越偏离古代建筑神韵、特色和风格的假古董、假遗产，这也正是大唐时期中国有那么多名寺古刹，而中国营造学社诸君苦苦寻觅五载而始终不得的症结所在。

五台山是由五座山峰环抱起来的蜿蜒曲折的山脉，当中是一个小盆地，有一个著名的古镇叫台怀。五峰以内统称“台内”，以外称“台外”。台怀是五台山的中心，四周寺刹林立，香火极盛，其中许多金碧辉煌的用来吸引香客的寺院，都是近代的官宦富贾布施重修的。“千余年来所谓‘文殊菩萨道场的地方’，竟然很少有明清以前的殿宇存在。”^⑧从史料中所示地理位置可以看到，佛光寺并不在五台山的中心——台怀这一地区，而是地处台南之外。由于这个位置离世之瞩目、万人踏访的所谓“名胜”中心相对较远，地势偏僻，交通不便，祈福进香的信徒较少，寺僧贫穷，没有钱财和力量来反复装修倒腾，各种世俗权势又多不关心，反而有利于原物的长久保存。也就是说，这座千年古刹保存至今或许是可能的。鉴于这样一种经验和科学推理，梁、林夫妇在向中国营造学社报告后，会同莫宗江、纪玉堂两位助手，于这年6月下旬的炎酷夏季，开始了注定要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留下光辉一页、颇具神奇意境的大唐古迹发现之旅。

梁思成一行四人带着野外考察的必备仪器和生活用品，由北平坐火车来到山西太原，于当地政府部门办完一切考察手续后，由太原折向北行，先乘汽车走了128公里，因前方道路崎岖、泥泞遍布，便弃车换骑驮驴在荒凉险峻的山道上，一路左摇右晃地向五台山进发。第二天黄昏时分，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五台山南台外豆村东北约5公里的地方。此时，夏日的太阳正从不远处的山巅渐渐沉没，在夕阳的光照里，前方一处殿宇正沐浴着晚霞的余晖，以恢弘的气度和卓尔不群的雄姿风采，傲然屹立于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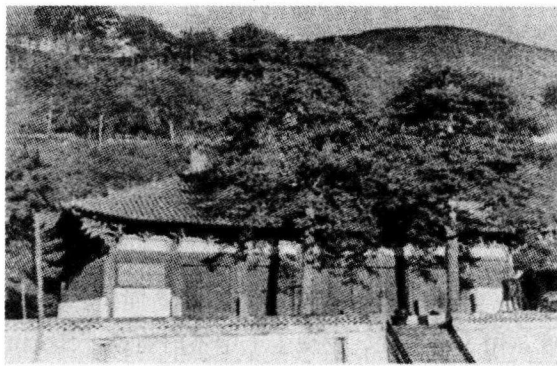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去往五台山途中

山翠海之中，似在向几位虔诚的造访者频频召唤——梁思成、林徽因朝思暮想的佛光寺神奇地展现在了眼前。

面对这于历史岚烟雾海中横空出世的千古奇观，几个人跳下驮驴，怀揣对古老文化的敬畏仰慕之情，捧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生怕惊动了佛祖圣灵般默默祈祷着，在西天最后一抹晚霞的瑰丽光影里，一步一步小心而虔诚地向梦中的圣地走来。

渐渐地，面前的一切清晰明亮起来。从外部轮廓看去，寺院建立在山边一处很高的台地上，周围有三十余棵古老的松树掩映其间。或许由于年代久远和香客稀少而长年被冷落的缘故，整座寺院散发着一股破败与荒凉的气息。但院当中那座高耸的大殿，仍具有雄伟的身姿和磅礴的气势，并以历尽风雨沧桑而泰然自若的文化神韵与辉煌气度，令几位瞻仰者的心灵为之震撼。大殿四周那微微翘起的巨大、坚固、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更以一种奇特的力与美的天作之合，透射出特有的大唐遗风与古朴苍劲的历史苍凉之气，观之令人为之热血沸腾，思古之幽情油然而生。



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

寺院只有一年逾古稀的老僧和一年幼的哑巴弟子守护，待说明来意，那饱含历史文化血脉的厚重斑驳的大门随着“咯咯”的声响开启了。在晚霞的余晖中，梁思成、林徽因一行四人鱼贯而入，瞻仰左右，惊喜异常。只见正殿分为七间，昏暗中显得格外辉煌壮观而富有气势。在一个偌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侍者环之而立，形成了一座众仙之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身着便装的女子。询问老僧，对之曰，此女子乃大唐篡位的则天武后。经过对塑像面貌特征及相关物件的初步观察，梁、林夫妇断定面前景物应是晚唐时期的作品，假如这群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们的大殿必定也是原来的唐代建构，因为要重修殿宇必定会使里面的一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这个推论令几位造访者欣喜若狂。

经过了一个未眠之夜，第二天，梁、林夫妇以极度的兴奋虔诚之情，率助手来到寺院开始仔细考察。从大殿主体及四周附设对象的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等观察分析，无论是单项还是总体建筑，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的特征。尤为令人惊喜的是，当梁思成、莫宗江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意外地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使用的是建筑学上称作双“主椽”的构件，并未使用所谓的“玉柱”，心中颇为惊异，隐约感到了什么，因为如此做法在之前的五年考察中从未发现，且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偶有披露。此种方式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而这种不同，则意味着其建造年限比宋、辽时代更为久远。

由于整个寺院地理位置偏僻，交通闭塞，长久败落和荒凉，大殿的“阁楼”里俯卧着几千只蝙蝠。成群结队的蝙蝠聚集在脊檩上方，其状“如同厚厚的一层鱼子酱涂抹了上去”，令观者惊悚得头皮发麻。按照常规，古建筑的脊檩上都用墨笔写有建造日期或相关的记载，由于成堆的蝙蝠占据了这一位置，已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或相关文字记载。而在大小梁柱的四周，则爬满了千万只数不清的专靠吸食蝙蝠血为生的臭虫。顶棚的上面“积存的尘土，踩上去像棉花一样”。像是几百年来逐渐积存而成，用手电探视，发现尘土中不时有幼小蝙蝠的尸体横陈其间，或是被同伙挤压而死，或是被无孔不入的臭虫活活咬死。其纷乱齷齪之状，令人

唏嘘。

梁思成、林徽因连同莫、纪两位助手，已顾不得这极具刺激性的奇特景观，各自从背包里摸出一个厚厚的大口罩掩盖口鼻，在阴暗难耐的秽气中轮番测量、画图，并用带闪光灯的照相机拍照。每当闪光灯亮起，无数只蝙蝠因受到惊吓腾空而起，扑棱棱乱作一团，争相向外逃窜，整个大殿浊尘飞扬，混乱不堪。当几人耐着性子完成此项工作，从屋檐下钻出来欲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时，才猛然发现各自的背包和衣服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身体有多处遭到了叮咬。如此糟糕和令人狼狈不堪的工作环境，丝毫没有消减几位考察者的热情。正是由于有了这一伟大的发现，此段生活反而成为梁、林夫妇多年来为寻找古建筑而奔波劳累中最快乐的回忆。

在佛光寺连续做了几天的清理、测量工作后，林徽因发现殿内有四架梁檩的底部隐约有墨迹显露，只是字迹仍被尘土掩盖，而梁底离地面有两丈多高，殿内光线极其昏暗，梁檩上的文字难以辨认。四人聚在一起仰头审视了许久，凭各自的目力所及，揣测再三，才认出一两个零星的官职，但尚不能辨别人名。令梁思成和莫、纪两位助手意想不到的，向来患远视症的林徽因突然似得神助，冥冥中有一种奇妙的感应使她对准一个略显特殊的地方望了过去，随着一道从外部天空穿透而来的亮光显现，林徽因蓦地从灰尘中发现了“女弟子宁公遇”这个对破译历史密码极其重要的名字。

为了检验自己的发现是否正确，林徽因又详细检查



林徽因测绘唐代经幢



林徽因在“佛殿主”宁公遇夫人塑像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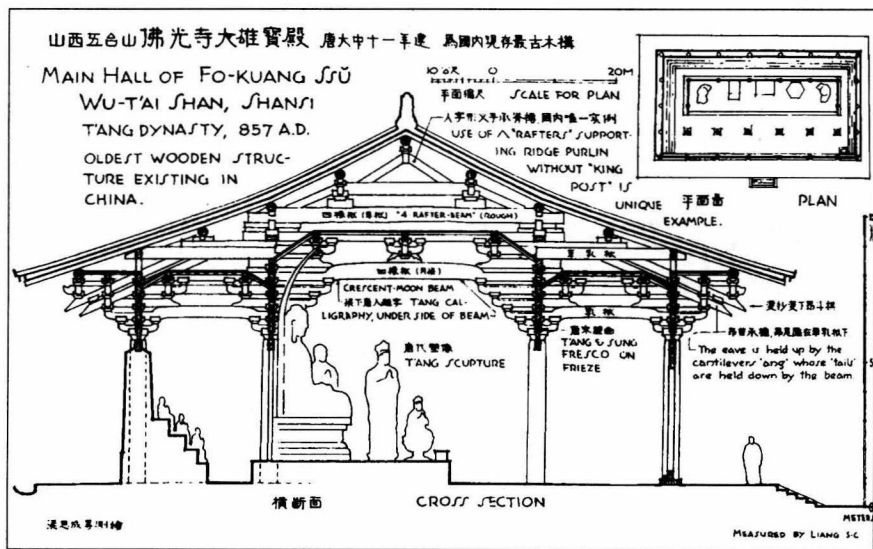
了此前在阶前石幢上发现的文字。幢上除明确地写有官职者外，竟然也有“女弟子宁公遇”墨迹字样，此名又称为“佛殿主”，位列诸尼之前。石幢上刻写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两相对照，众人方知这座大殿的施主乃是一位叫宁公遇的女子，而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其名字经过一千余年的世事沉浮、风尘剥蚀，在湮没已久的历史深处重新被发现并发出了它的灵光。意想不到的，第一个发现这个名字并破译这座中国最珍稀古寺的年轻建筑学家竟然也是一位女性。这一巧合，令人从内心感叹世上可能真的存在着一种佛家所说的缘分。

为求得大殿梁檩题字的全文，梁思成请寺内老僧到山下的乡村去募工搭架，以便将四周的土朱洗脱，弄清究竟。由于当地村僻人稀，老和尚去了近一整天，仅得老农两人。根据现有条件，众人一齐动手，反复筹划、嫁接、安置，又用了近一天的时间，方才支起一座可以工作的脚手架。早已急不可待的林徽因第一个爬了上去，下面的梁思成和莫宗江等人将布单撕开浸水，传递给上面的林徽因做擦洗之用。令林徽因大为苦恼的是，把土朱擦掉，梁檩着水后墨迹骤然显出，但尚未来得及看个明白，水又很快被吸干，墨色随之褪去，字迹遂不可见。如此这般上下左右折腾了大半天，才完成了两道梁檩字迹的辨识工作。又费了三天时间，经几个人轮番上阵，才算断断续续地洗去尘土，读完并记录了题字原文。从字体的风格看去，大唐风韵甚健，这当是证明该寺为唐构建筑的又一无可置疑的铁证。

只有到了此时，梁思成、林徽因才突然顿悟，第一天进寺庙大殿时看到的那个身着便装、极具谦恭地坐在佛坛一端的女子塑像，并非如寺内老僧言称的是篡夺李唐王朝大位的“则天武后”，而应是梁欐和经幢的文字记录中共同具有的大恩大德的施主——宁公遇夫人。至此，一个湮没日久而遭讹传的历史之谜霍然揭开。

既然佛殿施主宁公遇夫人之名被写在大殿的梁上，同时又刻在经石幢上，依此推理，石幢之建造年代应当与大殿同时期。即使不是同年兴建，幢之建立亦应在大殿完工之时。佛光寺的建造年代由此可顺之推演而出。也就是说，大殿当建成于晚唐的公元 857 年。这个时代，不但比此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独乐寺早 127 年，而且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已搜寻到的年代最为久远、唯一的一座唐代木构建筑。为此，惊喜交加的梁思成慨言道：“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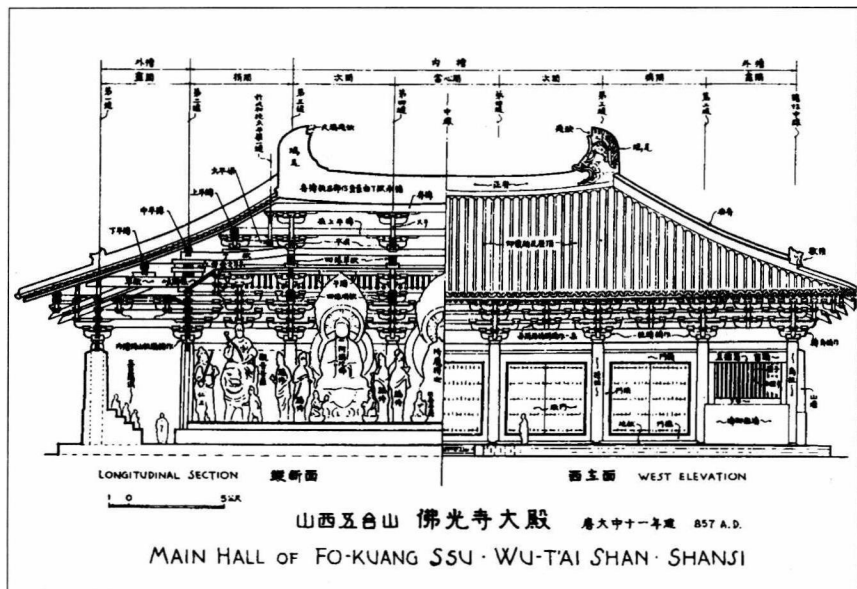
在佛光寺的同一座大殿里，还发现了李唐王朝的塑像三十余尊，壁画一幅，另外还有几幅宋代的绘画及其他小型的建筑。唐代的书、画、塑、建，四种艺术集于一处、荟萃一殿，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仅此一例。这一



梁思成等人手绘的佛光寺大殿测绘图

连串交相辉映的唐代遗存，对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唐代文化艺术的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作用。更因为佛光寺正殿建于公元 857 年，与敦煌洞窟中大多数的净土变相属于同一时代，把它与壁画中所描画的建筑对照，可以知道画中的建筑物是忠实的描写，这就从另一个方面得以证明壁画作品之重要和可靠的程度。同时，佛光寺正殿之前，左有三重宝塔，右有重楼的建构格局，绝大多数与敦煌六十一窟“五台山图”中的 60 余处伽蓝具有同样的配置。这种建构格局与《营造法式》，与日本奈良的法隆寺（公元 7 世纪）的平面配置极其相似。此前，日本的建筑史学家认为这种配置是南朝的特征，非北方所有，佛光寺的发现，令梁、林夫妇找到了强有力的反证——这种配置在中国北方也同样使用。面对这巍然屹立于中国大地上气势宏阔、风采盖世绝伦的大唐历史建筑殿堂，不仅令那些所谓“要看唐代建筑需到大日本帝国奈良或京都去”的妄言不攻自破，也让那些随声附和的东洋或西洋的所谓专家大师，不得不闭上极具偏见并颇有些“不怀好意”的嘴巴。

梁、林二人及两位助手在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后宣告考察结束。在离开寺院之前，林徽因又悄然步入那座曾赋予自己激情与梦想，贮藏着大



佛光寺大殿测绘图